

回乡

□ 吴平 (安徽合肥, 保卫科职员)



那天,老父亲打来电话说:“这个周末你回来吧,咱俩把清明提前做了。”在我们皖西南,清明扫墓叫做清明。

周六下午,我从合肥坐高铁回到怀宁的老家。一夜小雨,淅淅沥沥。周日一早,窗外依旧雨雾蒙蒙,我和父亲穿好雨衣,拎上母亲提前折好的“元宝”,骑车出门。

在镇上的香火店,父亲一口报出了要买的香纸和鞭炮份数。店老板认识父亲,说:“吴老师身体挺好的呀,现在天天还拉胡琴吗?”父亲笑着点头,挺起腰身,有些得意地回答:“我今年80啦,天天去公园拉琴哩!”父亲这么些年一直是当地老年戏迷团队的主胡。听母亲说,有两个二胡水平稍次的老头对父亲的主胡位子觊觎已久,

父亲颇有压力,每天从公园拉琴回来,都要躲进书房唧唧呀呀地再加练两个小时。

沿着老安合公路骑行三公里,便要横穿马路进入乡道。父亲骑车快,我特意在丁字路口前超过父亲并让他停下,教他学着我的样子把车子停在路边,车身正对马路,两眼仔细查看马路两侧,待两侧都没有汽车驶来,我招呼他,爸,咱们快过去!

上了乡道,我再次告诫父亲,以后骑车一定要慢,横过马路时必须一停二看三通过,千万不能像有些老人那样任性随意。

在我们老家,清明一般都做得很早。才三月中旬,路旁草间的一些墓地已经插上了花花绿绿的布绢花枝。

从方祠到清陵到孙老屋再到太极,我

们父子俩整整绕了一个大“8”字。外婆外公、爷爷奶奶、公公婆婆,还有一个英年早逝的堂兄等等,总共九处墓地,我们一一都烧了纸钱,插了花。因为工作原因,这些年来我极少回老家做清明。那天,望着年迈的父亲深一脚浅一脚的背影,我开始在心中认真地记下每一个先人的坟茔,以及它的行经路线和具体位置。

走到毕庄背后时,微雨渐歇。桃红柳绿的春色之外,大片金黄的油菜花在轻风里摇曳。我拿出手机拍了一个短视频,发到了姐弟三人群——记得我们姐弟仨最近一次一道回乡做清明,已是八年前。如今,我们像三枚被风吹散的种子分居在福建安徽,一年到头很少齐聚了。

淳朴民风

□ 陈慈林 (浙江杭州, 国企干部)



朗林参加工作不久,分配到一个虽处浙北山区却离省城不远的小集镇。此处民风淳朴颇有古风。

那时物资匮乏,肉类副食品虽凭票供应,但每天只杀一头猪。去得稍晚,就可能没有票也买不到肉,所以当地有隔夜排队的习俗。大家劳作辛苦,不可能为了买肉在现场漏夜排队。有人首倡把一只破篮子放到肉墩前,后面的人把一只只破篮紧随其后地放置,就形成了别开生面的队列。怕风吹乱篮子顺序,又有人把篮子按序穿在绳子上,确保次日购肉顺利进行。虽然无人看守,却从没人故意捣乱。

后来朗林娶妻生子。儿子生下第三天,

被诊断为新生儿败血症,要送省城救治。当地医院没有救护车,只有一天两班路过小镇开往省城的绿皮火车。朗林抱着儿子沿着铁路往几百米外的火车站紧赶,谁料离车站还有百来米,火车已经轰隆隆地起动了。为了救儿子,朗林心一横,抱着儿子跳上铁路,硬着头皮朝火车开来的方向冲。火车司机开始没发现,铁路两侧农田干活的几十名老乡,纷纷停下手头的活,向正在逐渐加速的火车挥动手臂、齐声发出呐喊。被惊动的司机缓缓停车,让朗林父子上了火车。

后来县治搬迁至此,小镇日渐繁华,不过民风淳朴依旧。朗林虽调到省城,但若千年后,他又回小镇买了套二手房,在

房子装修和短暂入住后,再次感受淳朴民风。前房东原装修尚基本完好,只须作局部修整。经朋友介绍,某装修公司不计较利润,概允接单。远在省城的朗林无暇顾及装修,老板娘亲力亲为,多次到现场督工把关。

供应家电的商家也很负责:前些时朗林清洗冰箱时,不慎把冷藏箱内的果蔬盒摔破了,家电商店经理本欲联系厂家申请发新配件,后来直接把商场新冰箱上的拿来先装上。

安装在主卧的柔纱百叶窗帘,一角柔纱变形,影响使用。店家承诺,将尽快派人维修……